

算是發刊詞

班·細

聚會了庸庸無奇的一輩子。來組成這庸庸無奇的庸社。當然不會不能名副其實的。

我們沒有擁兵百萬失地數省的本領。沒有一病而左右時局的能力。更沒口誅筆伐的自由——所以我們就是庸庸無奇的人罷了。

「庸社」之所以能為社，是很偶然的——單簡說一句。是為本刊而生。是由多次旅行的結果而成。

我們沒有什麼組織。也不敢擺起什麼堂皇的冠冕來。只想聯同幾個環境相同的青年利用這一個星期中脫離生活羈絆的一天去過些一般大人先生認為苦學而我們認為高尚的娛樂。

在目前的環境。我們庸社的靈魂。當然百伶之百是降在旅行上面的。但是他將來會變到怎樣田地。我們是不敢否定。也不敢肯定。

旅行之對於我們有什麼影響。巴陵還有詳細的提及。而我所想補充一句的。便是我們旅行的經費每次不過一元。這是連同早飯午膳晚飯攝影舟車一切在內——但這比講究的旅行者也貴得多了。

我們歡迎志趣相同的青年參加。以上便算發刊詞。